



■叶超

和妈妈走路回家的半个小时

下午天空骤然降下大雨，到了临近下班的时间，雨依旧淅淅沥沥地下个不停。妈妈给我打来电话，说要到单位给我送雨伞，让我在单位一楼的台阶处避雨，等她过来。

我接过她递来的伞，撑开后，与她一同朝着家的方向走。路上，一群低年级的小学生也许是归心似箭，冒着雨冲过了水坑，溅起阵阵水花；几个高年级的小学生则在楼道和街边小店的屋檐下避雨。我不自觉地跟在她身后，不太习惯地频繁回头，留意着后面驶来的汽车和电动车，担心它们鸣笛、打闪光灯，溅起的水波会弄湿我们的鞋和裤子。走到红绿灯处时，我又下意识地走到她前面，仿佛已经想到要防止她闯红灯。

两把伞，两个人，我们从今天她在超市里精心挑选的特价商品开始聊起，那些打折的蔬菜水果和生活用品，然后话题自然而然地延伸到了最近的新闻时事，讨论着国内外发生的大事小情，甚至聊到了我的工作生活现状以及对未来的规划和人生理想。我们就这样一路走一路聊，不知不觉间已经快要走到街角的理发店。这时，妈妈忽然停下脚步，转过头问我：“要不要顺便进去理个发？”我摸了摸自己那稍显凌乱的头发，点头说道：“好呀！”理发师洗头、理发连贯流畅，仅仅花了十分钟左右。

我们继续往家的方向走，去驿站取快递，去信箱看看有没有寄来水电费的信封……进入小区到宿舍楼的这段路上，妈妈也陆陆续续和买菜或者下班回家的邻居们分别打招呼，有些邻居的面孔和名字我在这一刻又猛然勾起记忆，我突然意识到自己就像个久未归乡的游子。如果没有妈妈在身边引见，我和这些邻居们之间仿佛隔着一道无形的墙，平日里即使擦肩而过也不会主动问候。一种熟悉又陌生的感觉涌上心头，不知何解。到家，开门，电饭锅的饭已经煮好，炖罐里的汤已经煲好，妈妈在出门前已经准备好了今天的晚饭。

和妈妈步行回家，大约花了半个小时。这时，我才猛然意识到，原来老板把我叫到办公室，那短短一句“你过来一下”之后的几十分钟，竟可以让我和妈妈有了如此丰富的互动。我不禁思索，如果没有这场雨，没有这把伞，如果在电话里我阻拦了她来找我，那么我们下次一同漫步在路上，会是何时呢？

■姚雅丽

我们奔跑，桥也奔跑着；我们驻足观望，桥也停下来看我们。无须牵挂，无须呼唤，也无须打探那些掌故、传说，只消一见面，所有的细节都像桥下的水一样，携着潮汛纷至沓来。

杏花春雨，飘飘洒洒。带着一丝惆怅，一丝任性，它有意来渲染气氛，或制造一些惊喜。让我们可以用奔跑的姿态掠过它。或于亭台间驻足，用千帆过尽的心境，隔着一簇衰草与它对望。

一处风物，你一再地来，只要有人一招呼，你就不假思索地来，你与它之间，山水迢递，却又无限地彼此靠近。桥那么长，一生那么长；桥其实也不长，一生其实也很短。可以抵达，可以丈量的都不算漫长。你也知道：你与它亲近，它心生欢喜。你离开它远行，它也舍得放你千里。你似乎有许多话得对它说，又似乎不用说什么。但无论你说什么，它都在听，甘之如饴。

雨织珠帘，烟笼翠色。我们选择一个适中的距离，以便更好地看到石板上磨损的往事，触摸到石栏上叠加的记忆，聆听水波对石墩喋喋不休的低语。

始建于南宋绍兴八年（历

五里桥

时14年竣工）的五里长桥东起兴安路，上跨安海湾，西至水头街，全长2255米，享有“天下无桥长此桥”之美誉，是世界上中古时代最长的梁式石桥，也是中国现存最长的海港大石桥，是古代桥梁建筑的典范。在岁月的磨损下，在风浪的冲刷下，长桥历尽百劫，屡遭毁坏，复经多次重修、加固，而今依旧长虹卧波，说着新旧的故事，延续着今古的繁华。

我们走来，或离去。遇见那些故事，那些人物，那些传奇。长桥如一位深沉的老者，那些故事，那些人物，那些传奇，都藏在他纵深的褶皱里。它收集涛声里的欢欣，安抚着波纹里的困顿，海鸟们衔着它的故事去寻找生动的文字，嵌入它身上的文字便有了生生不息的故事。那些矗立的碑刻，是故事的定格，也是爱心的传递。那些风浪里的颠簸，生活的苦涩；那些商贸繁荣，那些海上誓师，千万征程，五里长桥有哪一桩不记得？

海上长虹随波摇曳，一条卧龙庇护两镇。桥上来来往往的匆匆步履，或海上起起伏伏的身影，有建桥的六大功臣祖派、黄护、智渊、赵令衿、黄逸和惠胜，有施琅将军率领的

大清水师，有口袋里装满翡翠玛瑙的阿拉伯商人……他们成了故事的背景，也是故事里的风云。

我与这些事，这些人没有距离，他们笑吟吟的，站在风雨雕琢的桥上，定格着永不褪色的记忆。

桥老了，故事依然鲜活，鲜活的故事是一代代人续写的新篇。桥下的五里桥生态湿地公园有绿草如茵，有亭台楼阁，有水中绿洲，有芳草漫道……它们以流动或凝固的方式，把晋江和南安铺展成延绵的生态长卷。桥两岸飞出一支支明媚的歌，和着古老的潮汛和崭新的汽笛，用一个个新的名词，一张张新的名片谱成新曲。桥那头的恒安、盼盼、晋工机械、晋南建设不但创造了财富的神话，也张扬着泉州品牌的魅力。桥这头的一块块石头被施了魔法，在一个个工匠的手里玲珑剔透起来，精美的石头会唱歌，会说话，唱出了潜藏于石的纹路中的天地玄机，说出了闽南人“敢为天下先”的豪迈底气，也唱出了一个时代的铿锵节律。

我细数五里桥上重重叠叠的脚印，无论远游或归来，桥下的每一滴水都是深情的眼眸，蓄满海浪的殷殷嘱托……

■刘衍

心里若有片自留地，我要种两棵树。梧桐为念父亲，他走得早；杏树为念奶奶，她的影子总与树影交叠，仿佛一生都在杏花簌簌里，望着什么。

那株老杏树长在儿时老院子的屋后矮墙边，一人高处横生粗枝，像张天然躺椅。童年的我总爬上去倒挂金钩、看小人书，天气热时就躺在树丫上睡觉。奶奶在墙内喊：“小祖宗，别把树丫当床，当心屁股摔成八瓣！”我偏不动，她便踮着小脚举过饭碗，让我垂手接过，像只敏捷的小猴子。风过处，杏花落在她花白鬓边，也落在我的书页上。

青杏刚长到拇指大，奶奶已开始天天守着树。午后蝉声聒噪，她坐在树影里纳鞋底，针线在指间灵巧地穿梭。我蹦跳着回家，嚷着热，奶奶便拿起蒲扇给我扇风，一边扇一边问：“今天学了啥新词儿？”我背了半首《木兰辞》，奶奶听得专注，末了却说：“花木兰替父从军，你奶奶我年轻时也想参军，可没赶上。”我大笑，觉得她在吹牛。奶奶也笑，眼角的皱纹笑得像老杏树皮的纹路。

杏子黄得透亮时，一场暴雨过后，大半树果子被打落。奶奶心疼地拾了满满一篮，挑最圆的

老杏树



塞进我书包：“带给同学吃，别独吞。”谁知我放学回来，书包里只剩一堆杏核。奶奶没责怪，只是默默把剩下的杏洗净，去核，加冰糖熬成杏酱。灶火映着她佝偻的背影，我听见锅铲轻碰铁锅的声音，像在替我无声道歉。那晚，我吃着杏酱拌饭，第一次真切地觉得，奶奶的手掌虽粗糙却格外温暖。

父亲病重那段日子，老杏树的枝条在寒风里瑟缩。奶奶整夜守在灶台前煎药，窗棂上结着冰花。她端着药碗，小心翼翼地吹凉，再一勺一勺喂给父亲。父亲走后，霜下得更大，老杏树被压断了一根大枝。奶奶把断枝拖进灶间，生火时却忽然蹲下去，抱着那截焦黑的树枝无声地哭。火光在她脸上跳动，像落了满身的杏花，又像噙在眼角的泪光。

后来，奶奶开始教我唱歌。夜里，煤油灯把她的影子投在墙上，像老杏树伸展的枯枝。她的歌都是很老的曲调，教我唱的时候非常认真，生怕我学不会，她有时也指着报纸上的字，让我念给她听。我嫌烦，说：“认字有什么用？您又不考试。”

她沉默良久，低声说：“人老了，得跟上时代，不能掉队。”那一刻，我看不见她眼里的倔强，比漫漫长夜还要深。

多年过去，老杏树早已不在，奶奶也化作墙上的一张黑白照片。但每到杏花开时，我仿佛仍能听见她喊我吃饭的声音，闻到灶间飘出的杏酱甜香。

而今，记忆中的老杏树，总在风里轻轻摇晃，像奶奶在路口张望，又像她在岁月里轻轻叹息。花谢了会再开，人走了却再不会回来。我只能把无尽的思念挂在枝头，让它和杏花一起，静静落在时间的尘土里。

